

光棍节电商大战背后——

“网络社会”回马枪

文/本报记者 龚海

(上接B01版)

如果网络是个国家

网络世界已经具备了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生态,电商不得不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尽管这个小社会还有缺陷

11月11日,在淘宝狂购了2万多块钱货物后,网友“小菜菜”慨叹:“如果网络是个国家,马云说不定会去竞选总统,他拥有四亿支持者,简直是一个庞大帝国。”

单从四亿这个人数规模来看,淘宝堪称世界“第四大国”。淘宝自身制定有一系列规则和秩序,以及用于经济流通的支付宝体系。从红心到皇冠,每走一步都有台阶和规则可循,信用成为保证这个社会运行的基本价值尺度,整个“淘宝国”的四亿国民,都可以在其中自由生存。

不仅淘宝,整个电商网络的社会化特征已经非常明显。大量网民活跃其中,卖家按照平台制定的规则赚钱、养家糊口,还解决了现实中的就业问题,而买家则根据意愿购买自己需要的一切产品,把网络当成一个主流的消费阵地。

“没人上街不等于没人逛街”,两年前,天猫打出的那句广告语,如今已经在现实生活中实现。

马云的野心不止于此。阿里巴巴曾致力于社交网络服务的尝试,在淘宝上,人和人之间不光买卖东西,还会产生各种交流。但平台上的买家们似乎对社交的需求很少,大家买完东西就走了,社交仅限于与卖家的讨价还价。后来,因为淘宝更关心成交量,而不是用心去维护用户与用户的关系,所以这个社交网络服务并没有打造成功。

但是,电商平台越来越像一个社会公共生活空间,它在朝着一个完善的生态系统方向成长,其中任何一方单方面去改变和制定规则,都牵涉到方方面面利益的反弹。

去年,一直推行对卖家免费的淘宝出了新规,要求提价,这引发了中小卖家的不满。他们以为,新的规则会有利于大卖家,淘宝借以成长的中小卖家的利益被抛弃了,而淘宝是所有人的淘宝,不是大卖家的淘宝,更不是马云的淘宝。

贫富不均,现实语境中关于公平与正义的理解被套用在网络世界,在法律缺位的情况下,超过5万的中小卖家以暴制暴,掀起了针对大卖家的线上攻击,这种攻击还延伸到了线下,甚至比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还要激进,一度引发商务部的关注。

曾作为卖家偶像的马云就处在淘宝这个虚拟系统的顶端,当阶层的分化对立演变成卖家间的擦枪走火,要继续维持系统的平稳运行,他就不得不着手解决问题,但回到免费那无疑是革自己的命。

网络世界已经具备了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生态,电商不得不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尽管这个小社会还有缺陷,但有人依然强调它的自我协调能力,说是可以通过内部协商解决,而非外部的监管。

“那里已经是‘自社会’,监管的问题是针对诚信来的,但本质上,电商的诚信程度会高于传统行业,因为电商是依靠信息的,信息透明会减少不

诚信,而在电子商务里,每一笔交易都会有记录,这就好像有一个上帝在监控着你。在信息开放的情况下,即便网下都是骗子,网上也没有骗子。”姜奇平说。

在说这些话时,记者竟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错觉,透明、诚信,这些用来解释网络社会的词语,竟然比现实社会还要现实。

传统商业生态系统来说是一次革命性的颠覆。“就像狮子吃掉森林里的羊,不是恨羊,而是生态的规律,游戏已经开始,那就像电话机、传真机会取代大批信件一样,这是必然趋势。狮子也会倒下,新经济起来的时候了!”

他在光棍节前夕说出这样的话,被看作是新经济公开夺取话语权的标志,但新旧商业

大部分,剩下的则引诱别人来抢。

对光棍节的制造,无疑是马云创造性的一笔。因为他看到了这种校园文化自嘲的背后,是年轻人对自由、开放、时尚等元素的追捧,而电子商务无疑具有这些轻松的特征。

就像2003年非典,足不出户的人第一次体验网购后导致电子商务的迅速增长,光棍节



光棍节网购风潮中, 淘宝工作人员忙到疯狂。(资料片)

“狼”和“羊”的较量

“今天阿里在做的不是一家公司,我们更像一个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里面,需要形形色色的动物,形形色色的植物,形成整个体系”

如果光棍节的网购神话不是一个线上和线下的竞争,而是两个“社会”的竞争,那又会产生怎样的结果?

自从意识到人们买东西会受到他人经验和评价的影响后,团购电商就将下一个竞争领域放在了社区化,他们帮助商家在网上建立用户群,做除团购外的其他推广和营销。

还有网拍,互联网让拍卖突破了时空的局限,提高了交易效率,降低了拍卖成本和门槛,而且将原本贵族化的场内交易方式演变成了平民的网上交易。一场网络拍卖可以持续数天,昼夜不间断,充分照顾到北京、纽约全球各地的买家,省却了不少完成现实流程所必须的成本。

这给现实拍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已经连法院都在试水网拍,可与此同时,虚拟世界的承诺遭到了现实层面诚信规则的麻烦。虽然我国的《拍卖法》对网上拍卖的违约缺少法律监督的具体条文,但网拍的流行必然会推动现实中相关保障机制的完善,进而水到渠成。

受到冲击的还有拥有话语权的传统媒体,在网媒的冲击下,有的传统媒体已经被迫告别了纸质发行。实际上,新媒体只是阅读的渠道,它与传统媒体并非直接对立,传媒业还是依托内容生产,只要保证内容,传统媒体仍然有自己的空间,并且能与新媒体融合互补。

马云说,目前的情况对于

模式的更替并非是一个你死我活的过程,就像他本人也说过,“互联网应该是想办法促进社会的发展、沟通和交流。”

传统商业并没有在新经济面前一味退缩,有品牌商直接介入新经济,甚至去完成从生产到流通到销售整个环节的革新。

越来越多的行业开始在虚拟和现实两个“社会”中游走、徘徊,改变,遵守着或统一或有区别的游戏规则。

“往后将是线上和线下融合的一个态势,”姜奇平说,“就像工业化取代了农业,但农业并没有被消灭,还比以前更发达了,只是占的比例在缩小,传统商业现在占95%,以后的比例会缩减到75%或者更少,但绝对量反倒比以前更大了。”

似乎没有谁能轻易打败谁,不管是在网络还是现实,谁满足了需求,谁引领了市场和社会价值观,谁就能存活下来。马云说:“把狮子全灭掉了以后,羊群就活得很好?未必!今天阿里在做的不是一家公司,我们更像一个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里面,需要形形色色的动物,形形色色的植物,形成整个体系。”

试问明天, 将是谁人之天下

在这个时代,是否符合时代发展的价值观,引领价值观——创造性地引领时代价值观,是对线上线下、虚拟现实中所有人的要求

马云说,“胜负在四年前其实就已见分晓,而不是此时。”

四年前,当无论是电商还是现实中的零售商,都拥挤在春节、情人节、感恩节这些逐渐增多的节日旁边,努力想抢到一小块蛋糕时,马云已经跳出来,制造了一个蛋糕,自己吃了

的营销,让天猫的销售爆发性增长。

有消息称,在创下191亿神话后,天猫将在明年取消光棍节促销,因为阿里高层已经“意兴阑珊”。虽然阿里巴巴公关部经理马涛否认了这一说法,但是否取消已不重要,因为很多人的思维止于今后能否从光棍节中抢到一块或大或小的蛋糕。

这让人想起乔布斯,当所有人都在精心划分那块“手机蛋糕”时,他却引领了全世界的风潮。

所以,当乔布斯在世时,人们称苹果是个“伟大的企业”,而在乔布斯死后,苹果变成了一个“很好”和“不错”的企业,无论他们以后生产出的手机将如何玩转全世界。

当别人还将光棍节大战看成是一场电商竞争时,马云鲜明地传达出一个信号:“(这是)新的营销模式对传统营销模式的大战,让所有制造业贸易商们知道,今天形势变了。”

他分明是跳出来,告诉外界,他所代表的电商才是今天的潮流。

姜奇平举了一个例子:当我们在等地铁的间隙,用手机对着一处墙壁,然后就进入了一家虚拟商店,选购晚餐所需的食材。回家时,负责配送的工作人员已经等在了电梯口,这又该是怎样的生活体验。

“新经济时代,靠的是创新,而不是模仿。”姜奇平说。在这个时代,是否符合时代发展的价值观,引领价值观——创造性地引领时代价值观,是对线上线下、虚拟现实中所有人的要求。

“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更美好,但是绝大部分人是死在明天晚上,只有那些真正的英雄才能见到后天的太阳。”马云说。

一周面孔

马玉剑:
不正常的正常

马玉剑

是南京一家理发店老板,在被查出肺癌晚期后,贴出通知告知办过储值卡的顾客退款,多名熟客被其感动自愿放弃退款。

“我一辈子做事没亏待过人,我不想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还欠别人东西。”马玉剑遵守了一个商人最基本的诚信,他将做人 and 赚钱分得非常清楚,尽管他治病、孩子上学这些现实问题需要钱,但他恪守了“取之有道”的基本道德。

这个本属正常的举动,却感动了很多人,甚至包个大红包偷偷帮助他。

这个“反常”的个例却意外碰到了社会的痛处:在坏的惯例形成后,好的个案尽管能感动我们,却违反了新的“商道”。

在被马玉剑感动的同时,我们也许应该反思:到底是正常还是反常?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如此依赖和珍惜好人?

熊顿:
生活的态度

如果得了绝症,你会怎样面对它?80后女漫画家熊顿(原名项瑶)给出了一个自己的答复。自从去年查出患淋巴瘤后,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光用绘画来自励,留下了《滚蛋吧,肿瘤君》漫画集里170余幅漫画。11月16日,熊顿去世,引来追思无数。

有三个问题一直在困扰人类: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无数智者思考人生后留下各种版本的诠释,却始终参不透这三个问题的真谛。熊顿在生命的最后时光,用诙谐幽默自嘲来解答了这个困惑:哭着来,笑着走,你们知道我是谁。

“我的人生被这场大病割成了两个时空。”直面死亡时,一个1982年出生的姑娘说出如此令人心碎的沧桑。在第二个时空里,她没有惊天动地的抗癌故事,没有身病志坚的感人经历。她有时哭,有时笑,她只是用真实记录了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从画画中汲取抗病力量。

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她的离开只是历史长河里的一颗沙尘,细小到泛不起任何波澜。但每一个追思她的人,也许会从中学到对待人生的态度。

马原:
进亦忧,退亦忧

在文坛有“西毒”之称的凌晨11月15日凌晨在西双版纳遭人围殴,这是继1月22日“北丐”洪峰被打后第二起文坛名家被殴事件。相比多根肋骨被打断的洪峰,马原伤势较轻,但给他们带来的心理阴影却极大。

前有洪峰,后有马原。这两件事也许没有逻辑关系,但却让人不由自主地将他们联系在一起。洪峰、马原者,著名作家的名分,但他们刻意脱离体制,摆脱体制内安逸的护佑,远离喧嚣的尘世,到江湖之远去生活或养老,但体制外真的安全吗?

体制内的莫言,则有盛名缠身的苦恼和华服裹身的无奈。就连去参加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该穿什么衣服,都被网民疯狂PS;76岁张贤亮无端中枪被爆包养5个情人,细节如同黄色书籍。

无论体制内体制外,备受尊重的作家如今成了调侃、诽谤甚至是殴打的对象,是进亦忧,退亦忧,越发浮躁的文坛,正是这个越发浮躁的社会的真实写照。

这些,远比他们的小说更真实,更深刻。

本报记者 张子森